

许喟然叹曰：吾与沪也（我赞同上海文庙书市的做法啊）。

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，面阔三间，稳重、端庄。檐下悬有一块上书“万世师表”的金色匾额，殿前月台（又称石露台）上，孔子立式佩剑青铜像矫矫矗立，气度渊淳岳峙。月台东南部置有大成钟一口，钟灵处镶嵌上海市花白玉兰的图案；撞击此钟，响彻云霄，声波可持续3分钟之久，为各地文庙之最。而千百年来的圣人之道，恰如这悠远的余音，传到了每一个国人的心底。

民间熟知，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，故孔庙亦称文宣王庙；明朝以后称文庙，则是相对武庙（关、岳庙）而言。文庙是古老中国的县城“标配”，它供奉的不是一个宗教神祇，而是一种无坚不摧的信仰——孔子是素王，他并未掌握政权，其影响在文化、教育层面。绝对的功利主义或许对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持保留态度，但素王不争一日之短长，夺青史之流芳，如果说中国有跨越朝代的贵族，最无争议、众望所归的人选，从来只是孔子一个。这位精神贵族被中国读书人视为老师的老师、至高的思想指引、无冕的虚拟领袖，如此认知根深蒂固，终形成薪尽火传的信仰体系，虽屡经挫折，依然顽强地保存在中国士子乃至中国百姓的血脉里。进而，属于仲尼的文庙，亦象征着沂水春风的公共领域，一旦进入，意味着某种身份的认同、自我的展示、价值的确认。

20世纪后半期始，哲学家和地理学家提出了地方（place）的概念，以区别显得冷冰冰的、与人类生命没有直接干系的空间（space）一词。地方（place）让我们不自禁地想到土地、家乡、亲友等等，都是跟我们的“主体”紧密缠绕在一起的；而激活“space”里的“place”属性、实现从空间到公共领域的转变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事件、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上海的文庙本身不过一座建筑，因为有了孔子（领头人），有了书市（事件），有了居民、商贩、买家的交集（群像百态），所以它不孤立，它有温度，有深刻的人文内涵、生活内涵。

藿皋日暮碧云散，赌书泼茶红窗畔。当时共我赏花人，点检如今无一半。明明知晓，改建后总有“文庙归来”的那一天，可我就像写下《社戏》的迅哥儿，难免淡淡地怅惘着，“真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，——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”。自然了，鉴于年代久远，内部结构老化，而周边环境、本体、规制等因素已严重制约文庙的整体发展；另一方面，黄浦区老城厢旧改正在提速中，改造老城厢、更新城市面貌也是文庙路街区居民的强烈心愿，对文庙及周边学校的修缮，势所必然。逼仄的生存空间、简陋的功能设施、安全卫生隐患将



工作人员在清洁孔子青铜像。摄影/郭新洋

得到改善，怀旧的感伤后，我们拥抱未来，也期待修葺一新的文庙光彩焕发，既成为市民、游客抚今追昔、思古图新的海派地标，又秉承讲人情、接地气的朴素传统，融合自身文化底蕴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，营造沪上消费文明的新潮流。

老书虫们顶顶关心的问题是，届时，文庙的书市能不能恢复如初？据悉，眼下除福佑商厦、福民珍宝城旧书摊颇多，灵石路的聚奇城也曾开过周六旧书集市。此外，新址在北苏州路的犀牛书店、新址在伟德路的复旦旧书店等，各自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。虽然因网络购书兴盛，以及开店成本、货源和管理的缘故，上海的旧书市场或旧书店不及往日风光，但“正宗”的读书人初心未改、清狂未改，还是痴痴盼望与实体市场的一再重逢——穿梭书肆，如鲲鹏入海上天，逍遥无可比拟；一眼万年，择定心仪佳作，恰似“满堂兮美人，忽独与余兮目成”。最终，你认真挑选的每一本、认真翻阅的每一页，扩充了你的人生、慰藉了你的性灵。

记得毛姆在《人性的枷锁》中写道，人就像一朵花苞，做的事、读的书，乍看没有影响，但你终究会因为这些特定东西里非同寻常的含义，一瓣一瓣地绽放，直到完全盛开。而斯皮尔伯格执导的《头号玩家》让游戏世界“绿洲”预示了元宇宙时代的来临，却在赛博奇观的夹击下不自觉地忽略了另一个原始的元宇宙——理想的人类大脑，应该无边无垠、无拘无束，书籍正是一把把解锁大脑元宇宙神秘星球的钥匙，当你登陆一颗新的星球，饱览新的胜景，你开辟的是自己的皇朝，编撰的是自己的神话。

它永远不会背叛你。📖